

台湾文坛的怪侠,随心所欲的黑马

李敖：我将归来

开放

新疆美

术摄影出版社

琼瑶：《窗外》为何不写男女主人公性交？

三毛：人不漂亮想当爱情明星对劲么？

岳飞：“岳家军”也曾掠夺民女。

他归纳出：不讨老婆有 33 个“不亦快哉”

他评中国人的贪污、赌博、及床上功夫……

我将归来开放

●李敖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70 号

责任编辑:杨 昕

封面设计:刘梁伟

版式设计:李 健 雨 山

我将归来开放

李敖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K 9.0625 印张 208 千字

1994 年 7 月第一版 199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7-80547-199-1/I·3

定价:6.80

目 录

我将归来开放(代前言).....	(1)
中国人的贪污思想.....	(3)
床上功夫.....	(5)
中华大赌特赌史.....	(11)
花钱的本领.....	(20)
发财的真价值.....	(22)
长袍心理学.....	(24)
粗谈中国知识份子五病.....	(30)
李敖不可怕.....	(36)
“上下”与雅俗.....	(38)
社会转型未到家.....	(40)
“一字师”和改文章.....	(42)
如果爸爸犯了罪.....	(44)
可怕的哥哥.....	(46)
用笑脸做后盾.....	(48)
“赤子之心”.....	(50)
没良心.....	(52)
闯“红灯”.....	(54)
笔上无毛说.....	(56)
岳飞案的另一面.....	(58)
美人的死与英雄的死.....	(61)

奇情与俗情.....	(66)
圣人教育.....	(71)
澄清对“人身攻击”的误解.....	(73)
万世生表.....	(78)
半部论语治天下.....	(80)
王八一落千丈考.....	(83)
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.....	(92)
论正视.....	(97)
灵肉可以分家吗.....	(99)
避祸学大纲.....	(104)
“特殊坐”和“普通坐”.....	(108)
牛肉面老板的七封信.....	(112)
刻薄的批评与正真的建议.....	(121)
看谁文章写得好.....	(123)
大慈大悲李敖菩萨.....	(128)
论和尚吃肉.....	(133)
从《传统下的独白》到《独白下的传统》.....	(138)
开玩笑的自由.....	(142)
漫画的自由意义.....	(147)
《千秋评论》一百期期期期期期.....	(149)
台湾十种骗子.....	(152)
这样笨，还要做强盗.....	(155)
寻乐哲学.....	(167)
无为先生.....	(176)
内有恶犬，但不咬人.....	(179)
什么叫“理来情无存”.....	(180)

绝子如不见.....	(182)
跑出来的理由.....	(185)
中国式好人.....	(187)
三毛式的伪善.....	(191)
给杨贵妃的一封信.....	(193)
没有窗,哪有“窗外” ——琼瑶要把女孩儿们导向那里.....	(195)
不讨老婆之“不亦快哉”.....	(232)
不交女朋友“不亦快哉”.....	(234)
坐牢的三十三则不亦快哉.....	(236)
拉杂又有“不亦快哉”.....	(239)
潭畔寻思录.....	(242)
“国际奸人”的新花样.....	(245)
古今哭庙大观.....	(248)
哭的政治与政治的哭.....	(251)
近闻零感.....	(254)
树敌之乐.....	(257)
从“离婚专家”到“离婚大王”.....	(260)
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.....	(263)
古老的中国! 你该选择.....	(270)
幸亏有我.....	(274)
关于李敖.....	(279)
我们相信(代编后).....	(281)

我将归来开放

(代前言)

李敖

因为我从来是那样，
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这样。

可是这一回你错了，
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。

坏的终能变得好；
弱的总会变得壮；
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，
却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？

像一朵入夜的荷花；
像一只归巢的宿鸟；
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，
我消失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。

漆黑的隧道终会击穿；
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。

当百花凋谢的日子，
我将归来开放！

(一九五七，七，廿九)

(文 研 社)

诗 集

诗 集 卷 一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诗 集 卷 一 第 一 册

中国人的贪污思想

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，不只是中国的问题，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，除了恶与人同之外，又有它的独立特色，应该特别研究。

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：一是贪得无厌型，一类是政治作用型，一类是应付开支型。

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，根本不是用来花费，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。明朝严嵩贪污，家产可支付好几年的国防预算；清朝和坤贪污，家产可支付二十年全国预算。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，当事人虽寿同彭祖，活八百岁，也花不完，所以这种贪污，只是病态的“贪污狂”而已。

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，根本不是要贪污，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。汉朝萧何“多买田地、贱货贷以自污”、“贱疆买民田宅数千万”，目的无他，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，只是爱钱耳。宋朝石守信被“杯酒释兵权”后，“专务聚敛，集财巨万”、“募民辇瓦木，驱迫甚急，而佣值不给”，目的也无他，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，只是爱钱耳。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，当事人实非爱钱，但是格于人生，不得不爱它一下。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，有的甚至是奉命的。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，人主却说“此不可不受”，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，人主除赏赐以外，秘密送来红包，打开一看，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！可见奉命贪污，可做为入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，贪污之为

用。亦大矣哉！

应付开支型的是指贪污原因，根本在入不敷出。有趣的是，这种入不敷出，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，封疆大吏也一样，在后魏时代，根本没有官禄之制，清官贫苦异常。如高允住在草屋、吃盐菜，儿子要采樵自给，才能活命。到了明清，也好不到那儿去。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，由进士授官，月支俸米一石五斗，不能养活母亲妻小。到了清朝，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、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，都不能活。雍正创制“养廉银”救命，但是行之既久，物价上升，其廉也未易养，再加上财政拮据，“养廉银”也停支或削减，发挥不了作用。政府方面，一方面养廉，一方面贪污，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，做官要捐，才有官做。并且越捐越不值钱。一个知县（县太爷），在乾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，到了光绪时，只消二千六百两就成了。照许世英的回忆，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，但可分到“印结费”三十两。“印结费”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“孝敬”。晋京朝见，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做保，被保的人，一律要出钱，汇集起来，由同乡京官公分。因为京中开支大，必须贪外官之污，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外官不贪污，也不能活。于是贿赂公行，满朝皆贪污。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，是制度使然。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、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。

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，准备大举惩治贪污，我看了很好笑。中国人惩贪，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，何代不严？但贪污之事，何代无之？根本的原因很多，在政府方面，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，方有起色。第一是监督工作，不能出自政府本身；第二是薪金给付，必须合乎情理。例如公教人员房租津贴每月七百元，这

种数目，连间厕所都租不到，如何养廉？这样开玩笑，人不贪污，其可得乎？

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

床上功夫

这月十一、十二号，人间副刊上登出高可攀的“千古艰难唯一床”。可攀周游列国多年，见多识广，又精通南腔北调胡文多种，由他出洋相，写古今床事，忽上忽下，深入浅出，看来津津有味。其中有两段插播，原文如下：

“高可攀写床写得兴起，索兴连独家的研究心得也透露了几分，给各位长长见识，免得大家都像文化顽童李敖一样，哇啦哇啦猛叫我中华尚有人耶？李敖听着，没有床，焉有人，此理甚浅，此事至明，不研究床而研究人，呜呜呼呼，李敖殆矣！”

这是可攀的苦口，他又说：

“可怜我高可攀少小去国，国史的根基太差，实在不知道咱们中国的老祖宗从树上下下来以后，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，想画个祖宗床来佩服佩服，竟也画不出来，以致常被夷狄之辈恶徒消遣，说我数典忘床。”

这是可攀的苦心。

为了使我这位台中一中的小学弟，不再苦口相劝，苦心难显，我决定表演一下我的床上功夫，和可攀异床同梦，敬请可攀和大中华爱床的人指教。

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，从树上下下来以后，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，这个答案，可真不简单。要了解这个真相，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。不放弃这种定义，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，和他的床。

老祖宗给床下定义，说：“人所坐卧曰床。床，装也，所以自装载也。”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，有问题，“床，装也。所以自装载也。”这种定义，与其说是指床，倒不如说是指棺材。好，不再说不祥之言，就通过这种定义吧。问题又出在上一句——“人所坐卧曰床”，照我们现在的定义，床是“卧”的，不是“坐卧”的。如果“坐”，另有板凳、椅子、沙发好坐，为什么要坐床上呢？

就这样的，问题的开始，就是学问的开始。有学问的答案是：——古人没有板凳、椅子、沙发、古人坐在地上，坐了好久好久，才学会坐床；一坐上床，床就坐卧两用，所以才叫“人所坐卧曰床”。

古人坐在地上，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，叫做“席”，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、区分人我、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。这个单位，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为二，叫“割席”。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，被安排“与骑奴同席而食”，两人大不高兴，就把席一割，表示不同席；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，门外有车马之声，华歆起来去看热闹，回来就被管宁割席，说你格调这么低，“子非吾友也！”这两个故事，都含义很深，都说明了“同席”是有规矩的。

不但同席有规矩，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，东边主位的是“首席”，西边敬陪末座的是“席末”，我们现在常用的“出席”“入席”“筵席”“酒席”“离席”“逃席”“缺席”“主席”等等，都是从此变出来的。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，所以有“避席而请”、“越席而对”、“侧席而坐”、“父子不同席”、“男女不同席”、“席不正不坐”等种种典故。一般情形，一席可容四人以上，长者大模大样坐在顶头，但是若来了第五个，就妙了，第五个一来，长者就在本席给请走，在旁边另开一席，独称老大，这在经典中，

叫“君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”！规矩跟现代中国人正相反；现代中国人是叫小辈在旁边、在席外，从固有文化标准看，这是对长者的不敬。

老祖宗在席上活动，一切都是平面的，就像日本人住的榻榻米房子，大家多的是膝行跪姿。我们读《史记》项羽本纪，看到鸿门宴时“项王、项伯东向坐”，“亚父（范增）南向坐”，“沛公（刘邦）北向坐”，若以为他们是“坐”，就大错特错，他们其实都是“跪”，那时候没有桌椅，一切都是落地干的。自天子以至庶人，全体一致。李商隐写天子见贾谊——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“虚前席”就是两人在席上对跪，中间保持一段距离，表示是皇上尊敬知识分子。

在席上跪来跪去，终于有人感到太不舒服，决定不跪了，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，两条大腿，朝前一伸，自在起来了。这种自在的姿式，叫“箕踞”。箕踞视为无礼，因为老祖宗当时不穿裤子，这种姿式，有自我暴露之嫌。《韩诗外传》记孟夫子回家，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式，就吵着要离婚，其理在此。

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伸，既然诸多不便，于是聪明人想起：何不坐在床上箕踞呢？第一号聪明人，就是鸿门宴逃席的刘邦。刘邦接见酈食其，箕踞床上，两腿下垂，叫女人给他洗脚，酈食其责备他怎么可以“踞见长者”？刘邦认错。这段记载，透露了千古大秘密——中国古人开始有现代的坐姿，坐在床上，面有歉意的坐在床上。

真是面有歉意，古人在席上大跪特跪久了，床对于他，本来只是“卧”的，不是“坐卧”的，如今可坐可卧，实在过意不去，不但愧对此床，也愧对斯席。于是，有一批保守主义者，即使上了床，也继续大跪特跪，有的人床上“当膝处皆穿”，有的人“床

有膝痕”，这些人在中国下跪史上，的确是大丈夫。

《论衡》里记孔夫子将死，留下一段话说：“不知何一男子，自谓秦始皇，上我之堂，踞我之床，颠倒我衣裳，至沙丘亡。”孔夫子真伟大，他预言到统治者要在床上占老百姓便宜，事实演变，果然不出所料。统治者终于觉得：“虚前席”式的平起平坐，实在不够神气。于是，慢慢的，统治者在殿堂之上，抬出床来，自己坐在床上，向席地而坐的发号施令起来了。“人所坐卧曰床”，自此一物两用，变成了统治的道具。《世说新语》里记匈奴大使来朝，曹操“自以形陋，不足雄远国”，叫人替他坐床上，他自己化装成卫士，“自捉刀立床头”。匈奴大使出来，曹操派间谍问对魏王曹操印象，大使说：“魏王雅望非常，然床头捉刀人，此乃大英雄也！”这是统治者和床的一个最有趣故事。

统治者刚坐上床的时候，倒也不乏“同床共坐”的故事。晋朝皇帝登基，百官陪列，他叫王导“升御床共坐”，王导说“太阳下同万物，苍生何由仰照”，坚持不敢；唐朝皇帝践位，“多引贵臣共榻”，刘文静就不赞成，认为“帝座严尊”，不可“屈与臣下均席”。统治者与床的大结合，到了宋朝皇帝，一言道破：宋太祖伐南唐，南唐李后主派徐铉送礼物过来，请求退师。徐铉的理由是：“我们南唐无罪，我们以小事大，像儿子伺候老子，为什么还要打我们？”宋太祖说：“江南小国，哪个又有罪来着？但是天下一家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？”宋太祖真是行家，他对书呆子说话，不拈花微笑，却直抵花心，真干脆！

唯一遗憾的是，床的体积太大了，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鼾睡，殊嫌美中不足；何况庙堂之上，摆个大床，实在也不好看。这时候，西方文化帮了大忙，一种叫做“胡床”的东西，传到了中国，时间在二世纪尾、三世纪初。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

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，只能老子一个人坐，这就是椅子的前身。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，到了北宋末年，全国大流行；统治者有御椅，大富翁有檀香椅，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，于是，全国男女老少，都从此坐人坐样，卧有卧样，不再坐在床上，更不席地而坐。床和椅子，从此也变成两件家俱，不一物两用了。

胡床刚到中国的时候，老祖宗正坐床上，看到能容纳屁股的，都叫做床，所以把胡椅叫做胡床。后来弄明白了不是床，又忌讳有“胡”的字样，于是又不胡又不床，变成了椅子。但不论怎么变，中国人在椅子上，上了洋鬼子一个大当：老夫子把钢笔推开，用毛笔大谈西方文化要不得，不知道西方文化，正藏在屁股底下，他整个屁股正在全盘西化。——西方文化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，可真把人忙得“席不暇暖”了！

一九七九、七、十七。用毛笔写完

中华大赌特赌史

一、“有目”供赌

十六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，曾做诗描写爱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，女方以吻做赌本，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。不料邱比特霉运当头，不但输掉弓箭箭鞘，甚至连他妈的鸽子麻雀等等，都一齐输光。最后他赌得兴起，意以两只眼睛下注，结果仍是一输到底。从此爱神变为盲神(BILNDGOD)。“爱情是盲目的，来源也就在此。

依这神话看来，好赌之性，不始于人，而始于天，连神仙也不例外。无怪乎大老爷们一禁赌就要惹得“人神共愤”，闹得鸡犬不宁了！

谈起赌来，可真是个大题目。我现在大题小做，想单就“固有文化”方面谈谈赌的来龙去脉。换句话说，这篇文章以谈“国赌”为主，至于“洋赌”，我因稿费不足，赌气不谈。

“赌”这个字，它的原始意义叫“钱戏”，见于《一切经音义》。“赌博”两字连用，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，赌就是“博”。“博”是最早的一种赌具，靠打射投掷定输赢，这种赌博，至少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。到了南北朝时候，才不流行。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“博”的材料，如《家语》中“哀公问孔子曰：‘吾闻君子不博’”；《管子》中“……发五政，一曰‘禁博塞’”；《史